



近齋禮說
亨

特別
73
6797
2



73
6797
2

近齋禮說卷之三

喪禮

成服

四日成服之義

四日成服者三日大斂故其明日乃成服卽禮所謂

死與往日生與來日也

答洪直弼

衰字之義

衰者摧也取哀心如摧之義也外削內削卽指衣裳

所縫向外向內而言也

答李載毅

斬亦衰之名云云不曰便是而直曰亦則於本字義

似不叶順恐易以致人之辨

答任鹿門聖周

功總字義

大小功之功字史記作紅與女紅之紅同紅者女治絲之名蓋大小功以所服之布升數麤細而言總者思也天時一小變則思其亾者故服總三月禮記已

答洪云直弼

衰服祿制

喪服祿之制儀禮正文及家禮圖式雖無之儀禮註及備要註皆有之詳考如何所謂祿即加於領裏疊縫者非如今同定矣

答金宗善

中衣緝邊當否

直領不緝邊并論

中衣即古之深衣而俗用中單衣則其制與深衣不同斬衰之中單衣似可不緣邊然愚意承衰之深衣既以中單衣當之則中單衣便是深衣也雖斬衰之中單衣亦緣邊無害且觀人家多如此行之矣更按類輯尤菴南溪皆有斬衰中單衣不當緝之論愚於此未敢自信已說但承衰在內者與正服有異恐不必用不緝之制也出入時直領亦俗制而稱之為深衣者即俗之所以強名焉耳此則當不緝以為表出之義南溪說似為得之

答洪直弼

屈冠

屈冠之折而作尖亦不害為屈也此等不必泥答李載毅

腰經

散垂是帶之紳也三尺之義南溪亦云未詳答李載毅

大功以上腰經散垂者絞之并指斬齊也答洪直弼

杖用桐竹之辨

竹杖圓而象天故父喪杖之桐杖方而象地故母喪杖之桐之為言同也父母之喪同也禮記問喪篇註

可考答洪直弼

方笠

方笠之制未知何人所制而或云新羅時下吏輩所

着然否答洪直弼

婦人衰服

婦人服制雖於朞年以禮之本意則當具衰服人家之不具衰者力不能備故也雖不為三年而衰服則用大袖長裙之制似宜答吳熙常

婦人經帶

婦人服腰首經皆有者儀禮也腰首經并無者家禮也有腰經而無首經者丘儀也當以儀禮為正汝哉錄

婦人杖

儀禮婦人杖一欵古禮舅姑服是不杖期則婦人於夫與長子之外無當杖之喪矣豈有在夫家為主而杖者乎疏說甚可疑姑闕之何妨答趙有善

未嫁女杖當否

婦人之杖儀禮有之而童子不杖惟當室者杖禮也

童子不杖則童女可知答洪直弼

童子服制

童子服制備要按註曰今俗加經非禮也蓋以不冠則不經也非當室則不杖禮有明文又何可疑答舍弟童子有杖無經蓋首經非免而是缺項不冠則無缺

項故也此見於問解成服條答或人

問解曰長者於童子喪已遞減其服則童子於長者喪亦當遞減其服以報之惟曾祖父母祖父母當依女雖適人不降之義童子似亦不降以此推之童子於外祖父母喪亦當依外親不降之文而服小功未知如何與任鹿門聖周

成服時無拜

成服無拜因朝哭故也既非行奠又非受弔則拜之何所當耶哭出於哀拜出於敬衰經之服本為表其哀心則只當哭而受之何必拜而受之乎若以受服

是大節目而謂當有拜則凡禮之爲大節目者豈皆有拜乎

答舍弟

成服前重服人傳食

期大功之親雖有三日不食之文何以全然廢食恐是行不得喪家必如禮不舉火則重服人炊爨於他處以傳食爲便矣

答洪直弼

喪家成服過期服人不可先成服

喪家過期未成服則日數雖多凡有服之親似不可獨先成服蓋以尸未入柩情有所不忍故也

答洪秉殷

奴婢從主服

奴僕服何謂無見處儀禮喪服疏曰士無臣故僕隸爲弔服加麻備要載此文而畧言其中經衣服之制考見如何

答洪直弼

朝夕哭

朝夕哭無拜

哀於常時雖行晨昏拜而居喪朝夕哭則不可拜平日之過於禮者因喪而改之爲得何必以前後不同爲嫌

答洪直弼

朝哭時只着中衣當否

喪人朝哭只着中單衣吾曾令兒子時或爲之蓋取

簡便而終不如衰麻之為嚴正也然中單衣即古深衣之制則朝哭時只着中單衣何至大未安耶

答舍弟

葬後夕哭燃燭當否

葬後夕哭燭何以長繼暗室行哭似無所妨

答舍弟

小祥日朝哭

小祥止朝夕哭之文在於祭訖之後則臨祭時設蔬果之前當有朝哭無疑

答徐有曾

奠

朝夕哭奠各行

朝夕哭奠儀禮哭與奠本為兩項事而家禮為一項

事是從簡也會聞任鹿門欲主家禮為一項事而愚意則兩項事終是為正蓋朝夕哭象生時之晨省昏定也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若以哭與奠一時行之則雞鳴時之晨省果可行於日出後耶人定後之昏定果可行於日未暗之前耶以此知朝夕哭當與奠各行也

答洪直弼

夕奠與夕哭自是兩項事不可兼行朝夕哭不出魂帛為宜

答李載毅

焚香不灌茅

灌茅是祭禮焚香晨謁亦為之不專為祭故葬前只

焚香不灌茅以奠而不祭也若以體魄未入地前無求神於陰之義看則恐未必然

答李載毅

朝夕奠不設果只斟酒當否

奠物易敗者即撤并論

朝夕奠雖一器果貧家誠難繼或設或否亦近無常

姑爲停止臨鞠時復設至虞前似宜蓋鞠時則有因

朝奠告啓殯之文其時不可無朝奠故也人家或有

不進新果只改斟酒者如此亦無妨

答舍弟

朝夕奠物易致腐爛者即撤無妨

答李載毅

大夫月半奠之辨

禮大夫有月半奠此大夫指亡人耶指孝子耶若以

中庸祭以大夫之義論之似是指孝子而但虞前奠而不祭朔望奠非祭也則亦似不可以祭從生者之義看而遂謂大夫非指亡人而言未知如何

與任靖周

俗節兼上食

節日別設於上食之後雖有問解之文兼行上食似

爲簡便何至大害於禮耶

答金協淳

葬前祭奠服人代行

婦人代行并論

葬前祭奠服人行之例也喪人非但不盥洗亦以哀

不能將事也况氣力漸削者乎

答洪直嗣

人有問此禮於尤菴先生先生曰當用畧自澡潔之

文或無妨蓋畧自澡潔四字卽初虞條文而先生欲
援用於葬前似出變通之意而實亦不得已之論也
此必是并與婦人之代行者而無之然後可議也既
有婦人之代行者則喪人何可葬前澡洗乎寒岡欲
令奴婢行之而奴婢則大不可玄石每以婦人代行
爲說此似可據且上食雖與他祭祀不同而盥手不
洗面終欠淨潔不如使婦人行之之爲得宜也雖喪
人之妻行之掩窓而遮隔則喪人叅哭於內外不相
見之地似無未安矣

答金協淳

三年內用燒酒犬豬

不用桃鯉并論

三年內祭奠用燒酒則犬豬肉當用之况犬則古禮
薦廟用之者乎至於桃鯉雖三年內未見其必可用
也

答洪直弼

上食

上食行事諸節

上食時焚香斟酒之後在位者皆與主人再拜此見
於備要朝奠註○閉櫝當在撤饌之前

答洪直弼

朝脯饋奠時葬前則執事者焚香再拜而喪人亦當
再拜耳

答李載毅

上食用匙楪

今人生時食案用匙楪則上食何可不用乎

答洪直弼

上食用酒

朔奠單獻并論

朝奠有斟酒之文而上食條曰如朝奠之儀上食之有酒可知矣朔奠雖殷奠亦只單獻退溪奠三酌之說恐不可從

答洪直弼

上食抄飯

虞卒練祥備禮之祭不當抄飯至於上食取象生之

義抄飯為宜

答洪直弼

上食兼薦時果

時果薦新或違於朔望時則上食兼設何妨

答洪直弼

成服前無上食

上食所以象平時也死喪大變之初死者魂氣飄越不定生者被括哭擗無數此時只設奠以依神則可矣上食以象平時非所以處大變也退溪說深得精義矣

答洪直弼

上食值產故不當停廢

有喪并論

上食無齋戒產故雖不潔不當停廢有喪則限成服當廢此見於備要上食條註

答洪直弼

葬前值先忌上食用素

俗節用素及葬後遇親忌不用素并論

葬前遇先忌上食用素先賢說非止一二當據而行

之葬前既有象生之義則俗節奠雖與上食有異亦不當用肉常時先忌齋日行素則非禮之正也以是日也不食肉之文惟於當日用素似合禮意矣答李堯憲葬後則以神道事之雖遇親忌上食不可用素問解已有定論答洪直弼

母喪中外祖父母遷葬時用素之非不告几筵并論禮所謂有事則告非并指婦人本親家吉凶大事而言也然則几筵雖與廟中不同亦不必告既不告本親改葬則出柩下棺日用素於上食又何論乎神道事之之義於此亦然答洪直弼

生辰

禮非朔奠則不稱殷奠几筵不稱廟矣生日奠只當設於几筵不可並設於墳墓答洪直弼

生辰祭三年內則當設之而但朝上食并設似過上食後別設為得此有先賢說答洪直弼

生辰奠之別設先賢所論如此蓋兼行上食則同於殷奠太過且非象生時設酌之義也禮意則然而必欲遵昔日已行之例則非愚之所敢知也答俞漢石

弔慰

弔服偶至不拘服色并論

羔裘玄冠不以弔禮也弔時當用素衣帶而既弔之後更往則雖白袍黑帶行哭何害且偶因出入而至喪家所着若是青袍則青袍較黑帶為純吉入哭似涉未安待他日衣白更來為可不然而急於洩哀則亦何必拘於服色也此則隨其事勢而處之亦變通之道也

答金履祐

弔而不傷傷而不弔之義

傷者似是哭泣人之謂知生而不知死者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者傷而不弔蓋禮貴誠實不欲強為也然死者宜知而偶未曾見生者宜知而適未相面

宜知者如戚分世誼之類

則亦不可以不知者之例不傷而不弔

也曲禮之文恐不必泥矣且就其本文而論之二者是則俱是非則俱非座下欲分別於其間則愚未知其果如此否也近世宿儒之言曰傷與弔只生者皆致辭之謂也蓋賓吊主人之時知死則致其傷悼之辭知生則致其吊慰之辭此說則以傷為非哭也未知如何

答洪直弼

衆子不拜

禮凡言主人皆指長子也衆子受吊稽顙而不拜未為後也原於晉公子重耳見檀弓可考也慎齋先生

雖以家禮無諸子拜不拜之語爲疑然愚意家禮既只稱主人拜謝則諸子之不拜似在其中矣備要自襲歛至虞卒練祥皆有主人以下之文者治喪而爲位行祭而將事者豈獨主人而已乎自期功及於無服之親故曰主人以下至若卒哭之具稱主人兄弟蓋疏食水飲自此而始者惟主人兄弟餘親不與焉故曰主人兄弟獨於吊條只稱主人者蓋受吊自是賓主相與爲禮之事衆庶子不敢當主人之禮故只稱主人而衆庶子不爲舉論也與前諸條各有其義矣然何可以不爲并稱兄弟而或疑衆子之不受吊

乎衆子隨主人哭而但當不拜耳今人之受吊諸子亦皆再拜者未必有所據恐是流俗之末失也若賓客獨弔知者而衆子是知者則衆子避長子之位就本位伏哭於此時則雖庶子不可無拜禮蓋長子不在位已與賓爲禮當謝賓故也此雖與檀弓說少異雜記曰凡有服未畢有吊者哭拜踊服人猶拜賓况棘人乎參用檀弓雜記而折衷行之恐似爲宜且主人適出墓下或有病故衆子受吊則衆子之最長者當拜賓未知如何

荅黃鍾五

受卑幼弔亦拜

喪人受吊於卑幼亦拜而至於至親之卑幼者似不當拜之觀其親疎而處之如何

答趙鎮大

送客時一拜之非

吊禮有致慰則主人再拜客又再拜之文而今人鮮有行之者此一節雖闕只以哭答之亦何害而至其客退時主人一拜而送之甚非矣禮無拜送之文客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而今人不如此且既行拜禮則當再拜而乃一拜始以禮終以俗不成吊儀當改之而襲謬已久猝難釐正

汰哉錄

服人受吊之節

斬齊衰之各設廬次可謂行不得之事矣齊衰是指期服人耶主人兄弟受吊於一廬中而主人則拜賓次主人則不拜即禮也若大功則伏哭於主人之側而亦不拜賓為宜尊府方不在喪側尊仲父受吊當拜賓座下雖同時受吊不拜可也若或獨逢吊者相哭於廬中或他處此時則拜賓似當服人之葬後受弔當觀賓客之親疎而處之處所則雖葬前因其時所值於私次受之亦何妨也

答洪直弼

贈賻

生死皆知則賻贈并行為宜人若有贈則當進於靈

筵而後用之 答洪直弼

葬期

三月而葬者葬是奪情之事必待天時一小變而行之恐無他義 答洪直弼

渴慢葬

所示兩說一則經禮也二則事勢也以愚見商量之六七月如為吉朔則待之為宜如非吉朔則五月不葬亦甚罔極用古禮士踰月之文以四月行之似無妨蓋不得已則變而通之之義也 答李龜演
妻子以下之喪多用士踰月而葬之制於親喪不用

士踰月之制已非古禮本意且葬則用士踰月之制卒哭則待三月用大夫之制亦似斑駁然近世既不分大夫士皆三月而葬則二月而葬者終是報葬也人家或以老親之在或以山運之拘不待三月而葬而嫌於渴葬輒引古禮士踰月之文為說然其踰月而葬特因事勢而難以古禮為證也 答吳熙常
亡者非有官者則猶可引用古者士踰月之文而若是大夫則不待三月而葬似無可據矣合窆雖重渴葬終有未安不如以禮月權厝而更待吉年之為宜若以事勢而為言則非論禮者之所知也 答俞漢石

擇地當否

所諭先淑人墓遷葬事誠孝之所出人家之所多行之者非外人所敢與議也然愚竊嘗以爲遷葬重且難非不得已則不可行也遷葬蓋自灤水之齧文王墓始而後世遷葬浸多風水之說使然也地中之事茫昧不可得而知則新穴未必勝於舊穴而徒有移動之舉本欲安其親之體魄而反使其親之體魄不安孝子之心豈不益痛乎哉風水之說不見於經周禮只有族葬之法而于其時未聞以葬不擇地爲不孝也亦未聞以不談地理爲不知道也宋之時去古

已遠風水之說方盛行矣而溫公則不信地理葬不擇地溫公豈不足於孝乎愚嘗謂溫公之不得爲十分人定在於通鑑之帝魏寇蜀而不在於不信地理也此言正好笑然義理無窮時措有宜前賢之所未盡而後賢詳焉朱子之議山陵狀屢遷韋齋墓實出於爲君親靡不用極之義而程子亦有彼安則此安當避五患之訓與埋五色帛之法則今不可一切從溫公而不從程朱也旣不能慎之於初葬時而有後悔焉則改葬可也是不得已而爲之者也至於自讀地家書則過矣朱子旣稱地術不爲無理而未嘗教

人子以自讀地家之書宋先生又云天下無理外之物地之大豈獨無理而亦未嘗教人子以自讀地家之書豈不以方技術數之學非儒者所可兼習也歟今承有讀其書究其術自信無疑然後卜地之云此非愚之所願聞也彼地師之無識不能誦方書句語而欺誑人者固非矣自其方書而已誤則又焉用書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古史猶不可盡信况後世地家書乎吾聞地家書多托朱子之論憑藉文飾傳會而捏合之其不可信也明矣原其書已不可信則讀之者何以自信何以無疑若曰自信而無疑則

是惑於其說而不知其書之爲謬也此心已外馳矣自與聖賢之書日疎月遠而不覺其入於迂曲之徑也豈不深可憂哉世之欲習風水者誠多如足下之言矣愚每笑之以爲醫不能自療其病巫不能自爲其禱地師亦不能自得吉地以葬其親觀於斯數者則自究其說果亦何益哉天地人三才也既有天人之理則亦必有地之理而君子之所言地理以風氣而言則如南方之強北方之強是也以形勢而言則如周召之相洛邑是也以靈秀而言則如申呂之自嶽降是也雖以葬地言之不過如程子五患之說而

已曷嘗云某破吉某砂凶如今地家之言哉某破某砂之說雖或偶中而巧符終非正道也人之營遷葬者孰不曰為安親也非利後也而地中之安與否無以測知惟於子孫之榮枯壽夭驗之則畢竟為計較禍福之歸矣拘忌太過憂畏太多以至於山欲漸肆而莫之遏此不可不察也然風水之說既不得全然攻破亦且畧有一二疑似彷彿者則當以禮疑從厚之道處之審擇葬親之地愚意不必自讀地家之書雖近世地師亦豈無稍勝者必廣求而博訪之既得其人使之相地又旁求諸師之有名稱者參看而相

議焉則聽其論說亦自有可知之道若其地多譽而少毀則當從其多者如洪範卜筮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庶乎其可矣朱子之論地術最為得中者見於答孫敬甫書試考見焉

答洪直弼

啓殯

啓殯勿拘時

禮有啓殯而無破殯破殯日家說也不拘時行之無

妨

答李載毅

啓殯時復散垂

啓殯後散垂一節當行之而免則喪初既未得行畧

之可也 答金宗善

朝祖

祖字之義

祖字為廟之稱尤菴先生已云蓋支子之只奉禰廟者不曰朝禰而曰朝祖於此可見 答洪直弼

朝祖之節 破殯并論

朝祖何可於夜半行之耶朝祖是啓殯後禮也非破殯後禮也啓殯即發柩前一日為之者破殯即發柩曉丑時為之者啓殯禮文中所載者破殯擇日記所有者本是兩項事而左右以破殯認作啓殯故有破

殯後行朝祖之疑也須更詳考備要發柩條啓殯節曰如何人家狹窄廟前難容柩故例以魂箱代柩矣啓殯因朝奠告之即行朝祖朝祖後靈柩畧為移動以應遷柩之文而雖已啓殯朝祖日家所云破殯一節留屬後面待翌曉丑時乃撤去屏帷等物謂之破殯破殯後則只有奉柩就舉行遣奠等一節而已 答黃

五鐘魂箱代柩已成通行之禮不必更商 答李載毅

朝祖時祠堂無告由

朝祖告由祠堂禮無明文似以已告始死故也其間

雖已日久不必更告哀遑中禮有所不備則雖有昧

然之嫌闕之何妨 答李載毅

既已告始死于祖廟矣朝祖時又何必告耶靈座前

告辭以移動柩與魂帛故也 答洪直弼

異宮難行朝祖

喪在異宮則朝祖之文無所施矣 答舍弟

朝祖之禮勢不可行尤翁所論并告廟與柩固似宛轉而既曰有義起之嫌南溪於此一節亦曰更詳愚未見其的確必可行也且已以始死告廟則其祝當及於喪出官次之由矣其不得行朝祖之意自在先

靈之所諒悉雖不告似無昧然之嫌未知如何 答洪文榮

婦人喪朝夫廟當否

婦人之喪將鞠而家中只有夫廟則朝祖之禮何以爲之耶朝祖本象卑者之出必辭尊者則婦人之於夫亦當朝廟而但告辭請朝祖之祖字改以何字耶用顯辟之義稱以朝辟如何尤菴先生曰古人謂廟曰祖禰廟亦當稱祖然則夫廟亦稱祖似無害 答吳允常

婦人喪不朝本親廟

婦人外成者也其喪也不可往朝於本親廟雖廟在鄰比恐不必行 答洪直弼

遷于廳事

告遷柩時設饌如朝奠

設饌如朝奠之云蓋言饌品如朝奠非謂朝奠之外更設饌也若是更設饌則豈曰因朝奠乎

荅洪直弼

祖奠

祖奠設殷奠

祖奠以家禮如朝奠之文觀之當只設酒果脯醢而考儀禮自大歛奠始設殷奠至祖奠曰如大歛奠據此祖奠具餅麵魚肉飯羹可知金河西先生以朝字為朔字之誤得之

汰哉錄

自外返柩時不可行祖遣奠

葬日因朝奠行告由并論

慎齋先生答人問曰亾人雖是京洛之人既以扶餘

為家自京發柩來于扶餘則似不當設祖遣奠至家

往即幽宅之時乃可設也

右見續解

據此則自京發柩時

祖遣二奠不設為宜行日依溫公說只設朝奠而行

似可

荅洪文榮

祖遣奠既不可再行葬日因朝奠行告儀當如同春

說而告文措語無見處茲以製呈

荅洪文榮

今以吉辰將行葬禮敢告

前期發柩不可再行祖遣奠

前期發柩之家祖遣奠祝靈辰不留往卽幽宅云云似無太預之嫌安用添入措語乎自京第旣行祖遣奠則山下停柩雖多日臨葬時不必更告蓋前已以往卽幽宅告之矣有何更告之語耶再告亦涉煩禮恐不可爲也

答或人

不行遣奠殊覺未安雖有溫公說此指喪柩自客土而歸也溫公所言至葬乃備此及下遣奠禮云者實通祖遣兩奠而言也如用溫公說則祖遣兩奠皆不行之可也而今欲只行祖奠不行遣奠果合於溫公之禮乎祖奠則行於此遣奠則行於彼未見有先儒

所論的確可據者而哀丈欲斷然行之愚誠不知其可也洪州雖曰故鄉旣無屋廬喪行停柩不過只是墓奴家或村人家而今乃用自他所至家之例無乃誤乎喪旣在於京第發柩當具儀文而今乃不設遣奠但設祖奠而行有若自客地返櫬者然尤豈不大未安乎哀意雖以遣奠祝往卽幽宅之語太預爲嫌而此則恐不必深拘也何可以此遽廢其當行也愚意祖遣奠皆如禮行之於發柩之前而自洪鄉停柩所臨葬又發柩時不必再設也慎翁說有可據者茲

錄上

與金喆行

問自家發柩又成殯于他所葬時又發柩祖奠初

雖已行又不可廢乎崔碩答初既行之似不必再

行也此問答雖只言祖奠而實則遣奠亦在其中矣

遣奠

遣奠處所

遣奠行於大門外非但中庭狹窄而然似以時俗路

祭之名而致誤答舍弟

遣奠饌如朝奠有脯之辨

祖奠設酒果脯醢蓋用如朝奠之文而朝奠本有脯醢故也遣奠饌如朝奠有脯云者果可疑然非以朝

奠則無脯也蓋以其下有撤脯納苞之文故別為立

文表而出之也答舍弟

遣奠用高儀祝

遣奠祝出於高儀非朱子家禮也故或有不用之論而愚意不然祖奠祝雖已告今奉柩車而遣奠又告以靈輻既駕自分層節非意疊也昔所不備今乃追補無妨何可以高儀而輕之不用乎汰哉錄

發柩

翼納壙并論

黻翼所畫者亞形也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答洪直弼

亞翣在前雲翣在後蓋亞重於雲故也此有南溪說

可據而行耳

答族孫
朋壽

官階通訓則葬用四翣世多有之似以我東與中國不同古今亦有異宜也蓋我東士多用大夫之禮如祭四代與三月而葬之類是也何獨於翣扇以四為嫌耶惟無官者與有官而未離郎階者不得用四而通訓則可用矣然猶以通訓屬之士而尤翁以士之用四翣為僭則從俗用四恐亦未安只用雲翣為正

耶

答洪
文榮

喪大記註曰翣在塗則障車入槨則障柩其設之之

本意於障柩為重不可只作障車之用而不為納壙

也

答任
靖周

行喪翣則以木匡為之不便納壙故別用綃畫翣縫

附柩衣而用之即世俗通行之規也

答任
靖周

翣之納壙喪大記註可考非開元禮創之也掩壙則無惡見其死之義而必以翣納壙者似是備儀物恐

不可去

答任
靖周

畫翣於柩俗也非古也

答洪
直弼

功布

功布依柳西崖說焚之墓上似宜

答洪
文榮

輓章 婦人喪請輓并論

輓章焚之為正 答洪直弼

先輩文集中多見題婦人輓詩則內喪請輓有其例矣然虞殯之歌見於左傳而未必是聖人所制之禮不用何妨 答洪直弼

方相

後世士喪之不用魍頭從簡也此等禮不可獨異於眾 答洪直弼

發柩日先行朝上食

發柩日當先行朝上食亦所以象生人早行晨飯之

意何必以非飯時為拘兼行於遣奠耶甚不可 答李載毅

發柩時尸柩南首

遷尸南首猶用受生氣之義至葬始北首以地是下

陰也 答洪直弼

發柩時尸柩出門先首先足之分議論紛紜未決其欲先足者為象生時也然尸之臥行有不得象生時者且先首禮已言之而人特不考耳家禮輯覽答人問曰按開元禮宿止條靈車到帷門外迴南向柩車到入凶帷停於西廂南轅到墓亦然入墓始北首以此觀之是時尸當南首而轅以南向首在前可知沙

溪所論如此當從無疑次哉錄

發軔時男女哭從

男女哭步從者禮也而墓遠及病不堪步者諸子亦乘惡車去塋三百步皆下家禮註如此故備要亦然

答洪直弼

穿壙

便房之義

史記便坐註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沙溪以為便房恐亦便側之義據此則便房是於地室便側處為之房而藏明器於其中然今則不用可也答洪直弼

地灰用當否

禮家之論地家之說果孰為正耶此則惟在所擇何必問為答洪直弼

窆

輓轡

古今不同且禮有通上下用之之具沙翁之以輓轡載於備要或以此耶答洪直弼

柩衣

柩衣近日人家多不用之從俗何妨答洪直弼

玄纁

玄纁之用綃固近例而不侈不儉實無妨矣魯人贈
玄三纁二蓋取參天兩地之義用五數而玄則奇纁
則耦也後世用各一者似是從約也丈八尺即十八
尺之謂也一丈為十尺尺是周尺 答洪直弼

丑時下棺朝哭奠 靈寢并論

昏後奉柩上山則上山後當為夕哭矣下棺雖在丑
時待丑正而為之則自丑初朝哭朝奠可以連行何
至掣碍耶靈寢一節除之恐無妨 答金魯敬

承重孫幼未隨喪生父告祝代行

祝文措語曰孤哀孫某幼未隨喪屬季父某敢昭告

云云為宜蓋禮家稱生父為伯叔父當隨其行第而
書之且書生父之名雖似不安壓尊則不可避也 答金

魯敬

亡者毛髮落齒追埋

當埋墓側 答洪直弼

葬時在家人望哭之節

望哭時設虛位則當有拜禮 答洪直弼

題主

陷中不書兼職

陷中甚窄字數多之職銜難容盡書則鎮管勢將不

書惟在量宜處之答洪直弼

陷中不書第幾

第幾神主云者中國每稱行列次序如韓昌黎所謂十二郎之類是也東國則不能然既於男喪不用第幾之文則况於女喪乎只書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神主為宜答李載毅

陷中書生卒年月之非

第幾之稱東俗所無不書何疑生卒年月日時書於陷中愚未嘗聞也近俗謂以久遠之圖多創禮所不言之事恐甚未安野哉此禮不可行矣答洪直弼

婦入陷中書名

婦人神主陷中書諱禮也若不知諱則當闕之答洪直弼婦人神主陷中只書名諱而不書某人妻者書名可知為某人妻蓋古者婦人以名行與男子無異故也今之婦人名字常時不呼喚故左右有此疑也答黃鐘五

用顯字當否

禁皇字用顯字雖是胡元之制而顯考之稱既見於古禮又於朱子告先祖祝文有惟我顯祖之文則非胡元所創顯字亦無所嫌故備要加顯字耶尤翁雖欲只稱考妣而此恐有難行者姑且從俗用顯何妨

答洪直弼

子喪題主

亡子題主據禮則當書名而近來人家多有不書名者未知其果如何也

答朴景孚

題主則書名謹嚴愚於此不敢從春翁說耳

答吳熙常

子婦喪題主

子婦喪題主不書亡字而只書以子婦某氏神主有寒水先生說依此書之似當

答尹善大

遂菴答成爾鴻之問曰子婦題主鄙家稱以子婦某氏子婦之上不書亡字何意耶豈以其子生存而子

字上加亡字心有所惡耶南溪曰以亡婦題主只稱婦而不稱子婦何耶婦本是妻之稱則只用婦字得無未安耶婦字以夫婦之文言之則婦是妻之謂以冢婦介婦之文言之則婦是子婦之謂通用無害故

然耶與金三山齋履安

子婦雖有適庶題主及祝文不當書第幾蓋稱以某封某氏則亦可分別也不必言冢介之次序故也

答黃

鍾五

無論同宮異宮父皆主之者尤菴有定論玄石說亦然而舅主婦喪則題主與祝文皆以子婦書之

答舍弟

弟喪題主

兄主弟喪題主據古禮某甫之文則似當書字而近來則多不書字蓋古者不諱字後世諱字故不書字亦不名尊神之意耶此等處正所謂古今異宜者也父之於子題主當書名而近世亦多不書名云以此推之兄之於弟題主亦不書字似無妨矣既不書名與字則只書某官無官則以通德郎學生之稱書之宜矣陷中既書諱與字則粉面只書官銜恐無不可

答金協淳

殤喪題主

殤喪題主陶菴欲於亡子下添一童字童字下當書名耳近世亡子題主或有不書名者而童子則書名

何妨

答朴景孚

題主奠之非

告辭并論

無奠斟酒禮意甚妙神主初成憑依之前不可行祭故無奠祝告之辭不可徒讀故斟酒其義豈不精盡耶故無奠祝辭無尚饗二字何疑

答洪直弼

謂情禮之不可已者乎

答洪直弼

附

在鄉造主題面京中族人亦為造送

焚之可也若仍置之以俟後用則恐有預凶事之嫌
答洪 直弼

成墳

墳制

墳墓崇四尺之制自吾夫子始而必用四尺其義未

詳
答洪 直弼

石人

山靈木恠所接云云俗忌也石人備要有之家禮無
之用亦可不用亦可
答洪 直弼

合葬

通穴當否

通穴一節雖不見於禮以此而驗舊壙災害有無則
行之無妨
答趙 鎮大

祔葬告先塋時先祠后土

祠后土告先塋當同日行之而此與墓祀時不同當
先行祠土地之禮
答洪 直弼

合葬時舊山告由
祠堂告 辭并論

啓墓告辭今將改葬四字當改以今將遷祔於顯祖
考新塋遂菴說如此矣祠堂告辭改葬某所之語亦
改以今將遷祔於顯祖考新塋云云
答金 魯敬

雙墳時舊山告辭

舊山當有告由其祝辭則歲月日干支敢昭告之下
曰某親某封某氏不幸於某月某日捐世禮當合祔
而年運有拘將用雙墳之制不勝感愴謹以酒果云
云告者當用親族之人○答李載毅

祔葬時告先塋

告先葬與葬子婦時告妻墓并論

告先塋時當以新窆及遷祔之意并告而葬地遠近
同則告于最尊位遠近不同則當只告同穴之尊者
是南溪說依此行之似宜所告先墓位若是宗子家
所主則當以宗子名書告辭而宗子雖不得躬往當

用使某之例

答金魯敬

告辭問解所載似太簡畧南溪說茲錄呈依此用之
如何告于最尊位及當合窆之位為宜答二從弟能源

年月日某親某

從告者屬稱

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

之墓考妣列書今以某親某官

或某氏

祔葬先塋謹

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右告先塋

年月日某親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或某封某氏
之墓某親隨所稱已於某月某日捐世將於某月某

日行合葬之禮不勝感痛謹以酒果云云

右告先葬位

祔葬時告先塋不但於最尊位遍告同岡累代諸位

耶葬子婦於先塋內而妻墓則不當告耶既曰告先塋則妻墓似不當告而但亡妻於新葬者為姑葬婦於姑側而不告其姑似涉昧然未知如何

答金三山齋履安

告先塋祝不書亡人名之非

亡人職銜兼帶并論

告祖先當書亡人名諱祠土地亦然今俗或有不書名者而非禮之正也○亡人職銜兼帶不必書此亦有先賢已行之例

答俞漢石

廢疾人不附先塋之非

或說廢疾者不許入葬先塋之論似因三不吊之文而推說者然昔有人問三不吊之喪無服與否於沙

溪沙溪曰不服之言則未之見也蓋不欲其因不吊之文而不服其喪也今此祔葬一節亦何可因不吊之文而不許入葬乎且以兄亡弟及之禮言之長子有廢疾雖不承統亦入於班祔中有廢疾者既祔於先廟則何可不祔於先塋耶

答金協淳

返哭

返哭時路中行吊當否

野哭非禮而返哭時路中受弔今已成俗客既請吊主人何以辭之

答洪直弼

杞梁妻之說已見於左傳野哭不可為也南溪云雖

出郊而迎至家行吊得之然則非但賓客雖有服之親亦當如是而俗習已痼難變無以釐正矣

答洪直弼

路中行上食

朝夕哭及朔望節日行奠并論

上食既設於旅舍則何可不哭朝夕哭亦不當廢

答洪

直弼

虞卒未畢鞠行路次逢朔望節日固當行奠而但事勢不便道中具饌甚難亦恐不精潔雖權停何妨若以全闕為缺然則只設酒果似亦可矣

答黃鐘五

廬墓

廬墓當否

父在母喪并論

廬墓本非正禮朱子亦嘗行之則後學遵用固無不可然終是廟重于墓長守墓側不如奉几筵日行上食未知如何

答洪直弼

父在則有所壓且不可離父側而守母墳

答洪直弼

近齋禮說卷之三

近齋禮說卷之四

喪禮

虞祭

虞卒字義

虞是安神之義而卒哭則終其哭之事之謂也葬前
哀甚有無時哭卒此無時之哭於葬虞後故曰卒哭
此非難曉

答洪
直弼

返哭值剛日即行三虞

至家日為剛日則當即行三虞於是日內而先輩或
以有違質明之文為疑欲退行於後剛日然愚意恐

不然 答李載毅

告祝之節

朔日日干支不疊書

初吉行祭者不必疊書朔干支雖未見先賢所論而以文理推之則疊書無義來示取先而書朔似為得之 答朴景孚

三虞卒哭祝成事之義

三虞卒哭之並稱成事者三虞則以禮成於三也卒哭則卒有成終之義故也 答李載毅

虞卒替行祝辭

凡祭主人病未將事則祝用使某之文虞卒亦然祝

文當以病未將事使孫某為辭 答李載毅

尤翁以為虞卒行祭無論墳菴與京第舅有故不得

躬行則祝文當日使子某告云云 答洪直弼

子婦喪虞卒祝 孫婦祝并論

舅告子婦祝備要果不載當畧改措語用之而遂翁說祭孫婦虞卒祝曰悲念酸苦不自堪勝此祝辭通用於子婦喪無妨 答黃鐘五

三獻只獻者哭

家禮虞祭初獻無主人以下皆哭之文而備要小註

有之蓋錄丘氏儀節也然年前漢翁葬時吾參虞祭三獻只獻者哭餘人不哭先生平日定論不欲從小註故如此行之云矣此一節雖或從小註初獻主人以下皆哭亞終獻則餘人似不當哭蓋禮如初之文只謂獻者奠酌哭拜之節非謂主人以下哭亦如初獻也忌祭則初獻主人以下皆哭非此時則無以洩哀故也喪祭則出主後與辭神時皆有哭初獻不必哭故也禮之本意如此似無可疑而行之者有參差未可知也

答舍弟

虞卒告利成東西向之異

虞祭之西向告利成自卒哭東向告利成者其取義於陰陽而分吉凶者大畧如來示蓋卒哭則純用祭禮故也

答俞鳳柱

虞卒耐練值朔日廢朔奠

虞卒耐練值朔日則以一日不再祭之義朔奠當不設蓋朔奠雖非三獻實殷奠故也士喪禮朔日不饋於下室疏曰殷奠自有黍稷不復饋食云云古禮朔奠之有上食明矣不具上食則不成朔奠是日既行卒哭又舉朔奠則是疊行朝上食也朔奠之不設無

疑 答吳熙常

婦喪虞卒祔舅主之義

替行及無夫與子服盡撤几筵并論

舅主子婦喪依奔喪父在父為主之文夫主虞卒用喪服小記之文主喪與主祭分而二之終似牴牾陶菴雖云并行而不悖近世沙川之論則以為夫主虞卒之禮後世以舅題主之後恐行不得然則不分喪與祭舅皆主之可無妨礙未知如何與金三山齋履安續問解崔碩儒問婦之喪虞卒哭夫雖主之祝辭則當云舅使子某告之歟慎齋曰當如此此答似可疑蓋欲於父在父為主與夫主虞卒兩義參合用之然既曰舅使則是攝行之例非夫主之之義且使字上

無病未將事身在遠地之由只用使字亦涉突兀未知如何既用使子某之文則初獻夫當為之舅則只參祭而已耶既用攝行之禮而參祭似不便無故而不參祭亦甚缺然未知如何處之與金三山齋履安

祔祭舅主之虞卒夫主之之文既有古禮明文虞卒祝辭稱以舅使子某云云又見於問解遵用無疑既曰舅使子某則父為主之義自在而亦合於虞卒夫主之文如何如何答尹善大

子婦之喪虞卒其夫若子主之則烏在乎父為主之義也尤菴以為雖出古禮有所徑庭難從蓋既以子

婦題主則虞卒舅當主之小記之文不可用

答李載毅

虞卒使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雖是戴經小記文今不可從蓋以父在父為主之義論之則子婦喪自虞卒祔至練祥舅皆主之先賢已有所定似無可

疑矣

答俞漢石

舅主子婦喪無夫與子者服盡而撤几筵一欵愚已與士敬議定矣來示正合愚見沙翁說弟喪無後依缺喪云云蓋以已服為期而云然且其情事有所不忍云者亦謂卒哭而即撤几筵也今子婦喪九月而撤則與卒哭而撤久速相遠亦不可以不忍論也為

奴僕行祥禫陶菴雖欲從春翁說猶曰終恐遜了則非決然以為可行也此有遂翁說似為峻正撤靈座以服盡為限尤翁有定論不待遠引小記註說而決矣至於本親兄弟服期者似不當論矣南溪亦云不係於本親云矣

答李定載

卒哭

渴葬卒哭

踰月而葬者用報葬之例卒哭必待三月而行之為宜陶菴說恐難從矣

答吳熙常

卒哭喪之三月初遇剛日行之何疑有事故則亦當

退行 答洪直弼

告祝之節

卒哭祝不稱孝子

雜記卒哭稱孝子恐是註說之誤當以儀禮家禮為

正 答徐有曾

躋字躋字之辨

躋與躋通用而躋字似近古字須考字書也 答朴景孚

躋字下無顯字

凡稱祖考以顯字是告者之辭今此祝中祖考從亡者而言故不稱顯似無可疑來日躋祔云云當書之

於哀薦成事之下 答朴景孚

祔祭

卒哭而祔 練而祔并論

練而祔雖有夫子善殷之訓而朱子以為凡喪祭皆從周禮而獨於祔用殷禮不可故以卒哭明日而祔載於家禮矣然既不及行於卒哭之時則練而後祔無疑 答洪直弼

考妣并設單設之義

祔祭父喪則并設祖考妣位禮既有文何為別生新見耶此與忌祭考妣不并祭之義不同矣 答李載毅

以備要耐祭條母喪則不設祖考位之文觀之亡者是男子則耐祭并設祖考妣位可知蓋考享而妣從也

答朴景孚

二分之分猶言位也兩位各卓各設二分饌是為二

分答朴景孚

祖妣一存一亡亡者非舅之所生母行耐祭當否

婦人耐祭無祖妣則中一而耐耐於高祖妣而祖妣二人則耐於舅所生之祖妣矣今有祖妣二人而繼祖妣則在世前祖妣非舅之所生母則當用無祖妣

之例而耐於高祖妣耶愚意祖妣二人皆已歿而在廟則當分其舅之所生母與非所生母至於祖妣二人一亡而一在者前祖妣雖非舅之所生母似不當用無祖妣之例而中一而耐未知如何

與吳允常

答朴景孚

祭時服色

尤菴以為耐祭時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南溪亦云耐祭服色家禮不為別言以衰服行之無可疑據此則凶服入廟似無未安何論詣新位與詣祠堂時乎於此不用壓尊之嫌者蓋耐祭本為亡人設故也

答三從弟

源能

出主告辭

古者祔祭直行於祠堂故無出主祝而若行祭於他處如正寢廳事則告曰請主詣某所云而告辭甚疎畧難用陶菴有所製告辭曰孝孫某今以躋祔先考有事于顯曾祖考某官府君敢請顯曾祖考顯曾祖妣神主出就正寢以此為據主祭者屬稱及祖考妣幾代之稱當隨其所祔之位而稱之

答李載毅

告祝之節

稱祖稱曾祖之義

卒哭祝文末端曰躋祔于祖考云者主孫祔祖之義而從亡人為屬稱祔祭祝中曰適于曾祖考云者主行祔祭之人而從曾孫為屬稱意固各有當也

答李載毅

子喪祔祭告祝

答朴景孚

哀薦改以陳此為宜

答朴景孚

從弟喪祔祭告祝

宗子行祔祭亡人是從弟則雖卑祝辭亦當自稱其

名而稱亡人則從弟之下只書某官不可用府君之

尊稱 答李載毅

宗子有故攝行告祝

祔祭之行於卒哭明日豫使我知之然後可以告由於祠堂吾既不能往則祔祭當用攝行之禮其祝文措語書于左 當以紙榜設行婦人祔祭則不設祖考位○答舍弟

維歲月日干支孝孫某在京有病使弟某謹以清酌庶羞適于顯祖妣某封某氏躋祔孫婦某封某氏尚饗

維歲月日干支朴某在京有病使弟某茲以清酌

庶羞 祭旁親則薦字上不用哀字 薦祔事于弟婦某封某氏適

于顯祖妣某封某氏尚饗 祔祭時執事無人則君當自為讀祝妻前兄名雖似不安實亦無害夫祭妻使其子讀祝則母前父名而南溪以為承父命而告也以此推之則可見

支子家行祔祭宗家祠堂告辭

祠堂告辭如是措辭用之似當

維年月日干支孝曾孫某敢昭告于顯曾祖妣某封某氏將以來日躋祔孫婦某封某氏喪在異宮當設虛位 一云當設顯曾祖妣紙榜 行祔祭于喪家謹告 答朴景奩 祔祭不哭

耐祭不哭新主非但陶菴說自來禮意本以壓尊為重故也今何可哭之耶

答李載穀

親盡宗子不可主耐祭

喪人於其耐父之祖廟不過仍奉於其父三年之內者則恐不可自主耐祀雖已五代親盡之後宗孫似當主之此蓋重宗統之義也○後更與人商論已毀之宗無可主之義長房似當主之此說恐是

答任靖周

主婦使人攝行之節

待立後追行耐祭并論

耐祭不必門長主之愚意不但虞卒雖耐祭主婦亦當主之蓋身為宗子之婦故也祝文中攝行者上用使字屬字則事事無關用意宛轉矣然若或以婦人主耐為難而如可立後於三年內則姑不行耐祭待立後練後祥前行之亦似無妨未知如何

答吳允常

妾孫婦耐祭

妾孫婦之耐於祖妣以其夫之耐於祖考觀之無待於言何謂非經據耶耐於親者之文即指前後祖妣也若耐於妾祖姑則恐非禮意矣

答金宗善

焚紙牒

依歛主先尊之義紙牒先焚無疑

答朴景俞

耐祭不可行於墳菴

支子家設紙狀并論

祔祭之行於墳菴恐非禮意古者祔祭直於祠堂中
行之後世行於正寢而大抵孫祔於祖重昭穆之義
也當行於家廟者非可行於墳菴者且紙牒行祔祭
即支子之家不敢奉祖廟來故宗子為設紙牒于喪
家而行之者如尊宅自是繼高祖之宗何為不行
祔祭於木主而行於紙牒耶雖或自前如此今當改
從正禮未知如何初再虞行於所館三虞至家行之
禮也依此為之用卒哭明日而祔之文如何如何既
有京第則墳菴何必視之如家耶內喪祔祭不設祖
考位以有援尊之嫌也

答黃鍾五

葬後諸節

床卓用漆 帷帳并論

虞祭既用祭禮故靈座前床卓變素用漆即趨吉之
義也不但床卓帷帳亦然此等處從人家通行之規
可也 答洪直嗣

朔日先叅祠堂後奠几筵

三年內朔叅或有先几筵後祠堂之論而既已祭祖
先則是尊卑之分甚嚴當先於祠堂南溪亦以先祠
堂為言矣 答金協淳

葬後既行叅禮於祖廟則當先祠堂而後几筵愚意

亦以尤菴說為可從答李載毅

葬後饋奠時主人哭位

喪人葬後親行饋奠當哭於靈座前不必哭於廬次以虞祭主人入哭杖不入於室之義推之可知矣答洪

直弼

小祥

常事祥事之辨

大小祥同是祥而祥是吉之義則大祥為主故祝文於大祥則稱祥事小祥則稱常事以別於大祥也常字之義則似是歲周而殺哀練變即禮之常也故云

爾答洪直弼

祥之為言吉也二祥之名即自凶就吉之義而變有

大小耳禮已云答洪直弼

齋戒

練祥齋戒當與忌祭同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矣時祭盛祭齋戒日數最多矣答金宗善

變服之節

功衰用練緝邊去負版辟領衰當否裳及中衣直領并論

功衰練與不練既有先賢兩可之論漢翁亦云惟在

近齋禮說 卷之四
行之者所擇令姪哀與他有異當從漢上用儀禮之法故前已告之矣至於負版辟領衰宜去之云蓋欲正服不練則從儀禮負版去之則從家禮參合古今而用之矣更思之此似爲半上落下之歸不如一從古禮不去負版辟領衰如何正服既不練則布絞亦不必少練矣

答洪義宅

功衰之易爲只以布幅升數而言則恐於備要本文偶失照勘沙翁說旣曰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同去則布亦同者升數也制如之制字卽制樣也似并包緝邊在其中故據此而緝之者多矣然巍巖以爲制如之制只言去負版辟領非謂緝邊亦如之又未知

其果如何也

答李廷仁

小祥功衰去負版辟領衰家禮有之而備要因之當去無疑不可遠引儀禮而有所疑難也備要卽後賢斟酌損益之書則惟當準此何必泥古來論以備要不練衣裳從儀禮去負版辟領從家禮疑爲半上落下之歸而沙翁之意實欲參合二禮用之也後學何可不遵行乎且備要雖先言不練衣裳而然字下又引橫渠用練之說觀此則備要亦未見其必不練也故人家往往有畧練用之者矣

答金宗善

喪服本傳自斬衰裳止菅屨者雖無三年字而下章

三年通上看虞卒哭變除只言受成布不言去斬致此

訟之而後賢立文恒以斬衰三年與齊衰三年對言

通解圖式家禮皆然似若三年仍斬者則人之以斬齊為父母

喪之定分者亦未可專斥以世俗之見也執事之意

雖以為斬衰三年之文蒙始初而言然齊衰三年非

蒙始初而言者則兩三年義例不侔矣如日疏衰三年則疏衰固

非終三年者而既日齊衰三年則齊衰自喪初用緝

至易功衰而亦可日齊衰云云齊衰三年無半止之

嫌斬衰三年有半止之嫌此殊可疑然則儀禮虞變

不言去斬者安知非仍斬之意而後賢之恒以斬衰

三年立文者亦安盛說雖以為斬衰下苴經冠繩纓

菅屨既皆變而從輕則何獨於斬而不變此恐有不

然衰裳與冠經屨帶雖似同是件數而其實斬衰即

其綱領也冠在首者而不先言必先言衰裳者何也

衣是衆服之主冠經屨帶皆屬於衣故衰居先綱領

其大者故特表父喪之重至虞練而不改耳然則冠

經屨帶皆變而斬獨不變者豈無其義哉盛說又以

為斬衰非有別於苴經菅屨亦可日苴經三年菅屨

三年苴經菅屨豈終三年者乎此恐又不然既不日

苴經三年菅屨三年而日斬衰三年則其義必有以

也喪服本傳日為父者何以斬衰也日至尊也又日

不二斬也恒只舉斬而爲言則斬衰豈非異於冠經帶屨者乎執事亦謂舉其重者而所謂重者安知非因以爲父喪三年之制乎盛說又以爲斬本象心心如斬故服亦斬至虞而孝子如斬之心不能不殺心不斬則服亦不得爲斬是則似然然斬固是心如斬之謂而心如斬者以父喪無二也則便是無二尊之義如曰至尊也不二斬可見然則至尊無二之義果止於朞年乎巍巖之說亦可再思也盛說又以爲斬與苴爲一而經之苴者旣變則衣之斬者當變斬非輕於苴而獨可不殺此於苴杖仍舊爲矛盾之說也

不待竹圓象天如溪丈之說卽此苴杖之一苴字可以爲斬字不變之例苴有不殺則斬亦有不殺矣苴惡之心旣殺而杖之苴者猶仍則是杖也亦爲浮實之物矣何獨於練後斬譏其爲浮實乎孝子之心無窮旣祥禫而猶云外除期年而猶有如斬之心存焉則練後服斬有何不可竊所最疑者古禮旣有虞卒變除矣虞後受成布而便去斬則是斬衰止於三月也期年之斬巍巖猶以爲不可况三月之斬乎此愚所以大疑而未能遽釋者也盛說雖以爲旣授以大功衰成布七升則獨留不緝極凶之制甚不相稱然聖人制作至精安知非功以向輕斬

以表尊兩義并行而不相害者耶然安知非三字未

定之辭也非敢保其必如是也

答任靖周

中衣既用黃裏縗緣而衰獨不緝果不相稱然中衣則本自喪初用緝固與正服有間者而只就一衰服內言之功以向輕斬以仍重尤似不稱聖人於此制

作自有深意而微妙難見耶

答任鹿門聖周

雜記之文愚於其本說不能無惑夫以大功之麻經易練服之葛經者麻重於葛故也至於衰練服之衰與九月之衰同而無麤細之別何為而以九月之衰易三年之練衰耶既曰同是繩屨故屨不易則同是

功衰衰當不易而易之者何也此義勘破然後方可

論其足為的證與否也

答任鹿門聖周

斬衰練服緝邊之說似因如功衰之文而發然如功衰之如字特言去衰負版辟領如之而已非謂緝邊亦如之也若用緝邊則非斬衰三年之義或曰斬衰三年蒙始初而言而非三年用斬云則亦未的確會見栗谷別集有斬衰練服似當緝邊之說

見松江日錄

恐此非先生定論未知如何

與任鹿門聖周

功衰從儀禮則不用練從家禮則用練備要兩存之當從何書為得耶從古則儀禮為本而去衰負版

辟領既已從家禮則練布之用亦從家禮方為無參

差未知如何

與任鹿門聖周

欲不練功衰者以為大功服未嘗用練布小祥衰亦當不練愚意如功衰之如特言去衰負版辟領而已非謂練不練必同也欲練衰裳者以為衣裳不練則殊非行練之義愚意此亦不然冠與中衣既練則衰裳雖不練何遽違於練之意耶二說恐皆局泥惟當以朱子所定家禮為主沙翁所著備要為據并練衰裳似為參酌得中之道如何

與任鹿門聖周

禮會見補編邦禮 大喪練後緝邊恐當從時王之

制達庶人之義通行於上下為宜

答任鹿門聖周

橫渠着衰博六寸之制於七升布之上是兼用向輕仍重二義未知古聖制禮亦或有如此者否

答任靖周

緝邊一節諸議皆以禮疑從厚四字為主方以不緝

決定

與任靖周

短喪云云本於巍巖期斬之說而又激一層亦過矣

全體三年則雖練而緝衰何至於為短喪耶

與任靖周

斬衰練服緝邊與否本來愚見欲守巍巖說故前日奉質諸禮時此一欵獨不提稟矣近聞任成川丈欲

一從功衰向輕之義力主緝邊未知意下於此勘定如何斬衰之服練而緝之誠有如魏巖所譏期斬之嫌而任丈以為斬衰三年之文特蒙始初而言非三年仍斬之謂此是此禮肯綮乞賜剖示上金膠膠小祥變服以有如功衰之文故人家於斬衰之練多用緝邊而先輩以為若用緝邊則非斬衰三年之義此所以有異同而難決者也答俞漢石俗制直領小祥後似亦當練而禮書不言南溪以為非正服故不練云而此似不然正服既練則俗制直領宜無獨不練之義恐當包在於不言之中如何上金

膠膠齋用謙

正服雖不練布深衣當依中單衣例練之答金宗善

冠論

練冠纓家禮備要雖不言而既曰冠如初喪之制則斬衰冠纓雖練時亦當用繩而但其繩似當以熟麻為之蓋腰經既用熟麻則冠纓不可獨用生麻故也

答俞漢石

斬衰練冠備要但云如初喪之制而不言改纓與否南溪曰從本冠改之斬衰練冠之纓不可用布似當仍用麻而腰經既已變葛則冠纓之仍用生麻亦似

不可然則腰經用葛冠纓亦以葛為之腰經用熟麻冠纓亦以熟麻為之耶

與任鹿門聖周

葛經

練時腰經三重四股如麻絞帶之法而但於兩端相結處各綴細繩則其形與哀卽今所帶腰經同而其體差小矣

答俞漢石

練服腰經雖不散垂似當有絞而垂之者蓋腰經卽大帶也垂卽紳也若無所垂則豈有無紳之大帶練經之與初喪絞帶同云者只指三重四股也非謂兩頭不存本也愚故每以為練經當有所垂然南溪答

或人之問曰既無待三日絞之之文則自無當行之

節是欲使初無所垂也未知其果可從否

答徐有曾

葛帶三重四股間傳既有其文當從之

答徐有曾

葛帶青元絺之說尤翁以為不宜於喪服用麕皮畧加漚治則不至於似青云矣

答金宗善

葛帶三重間傳註疏明指腰經而溪丈之必欲作絞帶何也蓋疑布絞而然也然葛帶似終非絞帶盛說所謂絞之三重自麻而然何必更言於葛者恐為得之矣葛帶比初喪腰經差小之文見於間傳註問解引之而執事以為差小實非古制者何也既以向輕

之意用葛代麻則其制宜亦差小而差小亦有分數當去五分之一如何

與任靖周

葛帶三重四股各存兩本依腰經之制則兩本下當有垂而絞之者乎蓋垂者紳也無無紳之大帶如用垂則其長三尺當依初喪之腰經耶亦做差小之文以為差短耶或言不用垂云而此甚可疑以功衰之例言之大功之經有散垂矣雖以其異於初喪而散亦豈無初即絞之之垂乎

與任靖周

葛帶之制則既一從間傳註不言絞垂依此欲已之

耳

與任靖周

絞帶用布用麻

用葛并論

絞帶備要既以布為是則當從備要蓋麻絞之論巍巖之所力主而亦有難行者矣

答三從弟能源

絞帶用布邊雖不緝實違於斬衰繩帶繩纓之文亦是半斬而不成完斬與緝邊者同於五十步之均為走云云恐似未然邊既不緝則斬實自如豈係於絞帶麻布之分耶

答任靖周

布絞既有賈疏冠布纓有崔氏變除之文而獨此緝邊無明文可據所以難決耳

與任靖周

巍巖說以為從家禮則經與帶俱不變若從備要則

經與帶當俱變矣近更檢考出處則布絞帶之說如是齟齬今雖從備要而依經禮變經不變帶云此亦難從腰經重絞帶輕腰經既已變葛穎而絞帶獨仍生麻則似有輕反為重之嫌未知如何與任鹿門聖周絞帶用全幅蓋布帶以廣為重故也答金宗善功衰緝邊當否布絞麻絞之間愚何敢臆決乎鄙意則緝衰布絞為是故昔年於先人喪練時如是行之矣答三從弟能源腰經用葛絞帶用布即古者虞祭變服之禮而移用於小祥故也斬衰之喪練時或有用麻絞者此是巍

巖之論蓋欲不從賈疏變布之文也然儀禮經文所未備者當用疏說則賈疏恐不可棄且文元先生既載於備要則雖斬衰練絞亦當變布腰首經以無葛用穎之義葛若難得則代用熟麻何妨答尹善大

練履

小祥後有履用繩麻之文而近世人多不用之仍用初喪菅屨未知其何意抑有他可據者耶屨與杖不同似不可仍舊若必從禮則改之無疑耶上金膠膠齋用

屨必從禮則當用繩屨而近世士大夫家鮮有行之雖

仍藁屨何害繩屨之制則曾見其樣非俗之麻屨與藁屨無異而用麤熟麻爲之矣

答金宗善

屨欲用繩屨則當依古制而古制未能盡詳此等處雖從今俗所用似無害矣

答金宗善

小祥後依諸賢說着繩屨似當而但世俗多不用之從俗仍着疏屨亦何害也

答洪直弼

婦人練服

婦人練服男子服不練則婦人服亦當不練備要之欲用稍麤熟布者出自家禮蓋大功服是稍麤熟布而練服卽功衰故也旣非長裙則截之之文無所施

矣

答金宗善

告祝之節

祝文中小心以下八字不必用

小心畏忌等語大祥祝不可用者鄙說非別有所據亦非專主南溪說南溪欲只用於小祥不爲通用於祥禫而愚意則雖小祥亦不必用蓋以漸次殺哀之義言之二祥祝宜無加於三虞而夙興夜處哀慕不寧八字至矣何必添用他語且如禫有澹然平安之意則小心畏忌等字豈非下得重耶愚故於家禮至祥禫用之之文竊嘗疑惑也及見陶菴所論曰備要

雖載此文而士大夫家多不用之故鄙人亦不敢用於是深信此說家間年前所行不用矣得無僭妄否小祥則之則字瞽見但知其止於小祥未見其通於祥禫遂菴於此以為有脫誤先輩亦已疑之矣然愚說非敢自以為是而必使人用不得也

答李廷仁

八字既是儀禮祔祭祝則用於祔祭可也溫公之移用於小祥條何也誠未敢知也遂菴說雖似有味而恐亦是推演說去者故愚未敢斷然從之矣然家禮既載之備要又錄之惟當遵用耶陶菴之尊信家禮備要當何如也而獨於此句不用則必有以也宜非

錯認以高儀也此句語之至祥禫用之終涉拖長矣

答李廷仁

大祥祝似不當有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之語此八字入於小註故曾聞好禮之家自小祥祝已去此八字而不用云意似峻正然則大祥祝尤不當論蓋本非通用於大祥祝者矣

答徐有曾

答洪義宅

子婦練祥祝辭

子婦大小祥祝辭他無見處以尤翁所定祭孫婦祝

辭援而用之無妨 答洪直弼

童子主喪祝辭

令從嫂喪雖童子主之八歲以上則省事者也小祥祝文中夙興夜處四字有何不穩此則不必以不廬不苦之說而有所拘碍也 答俞鳳柱

小祥日受弔

練日受弔固無甚難行然反哭受弔今人皆行之而忌日受弔廢已久矣小祥雖異忌日主客皆知此意然後可行不然則難矣祭纔訖而與叅祭諸賓相向而哭有何不可耶 答任靖周

曾見先輩文集有小祥日來問者受弔之文蓋用古人忌日受弔之禮而此似古今異宜恐亦難行 與任靖周

練後諸節

練後晨昏瞻禮

小祥後晨昏展拜几筵雖有退溪說而恐終非常侍之義愚嘗從農翁說只行瞻禮而不拜矣 答洪直弼

練後布深衣追製

布深衣喪初未製今番追製何妨 答金宗善

練後奴婢練帶

行者哭婢斬衰喪所帶生麻帶小祥後當改以熟麻

或葛耶當改以布耶禮不下於微賤其所帶非腰經而只絞帶也則似不可同於腰經而用葛類亦當從其主布絞而以布改帶耶

上金膠膠齋用謙

大祥

變服之節

服色

父在母喪祥服并論

大祥服色備要并載家禮用黹五禮儀用白之文而無發落者蓋欲使人擇而行之耳家禮雖如此當從五禮儀蓋時王之制故也三年喪祥服既用白則父在母喪十三月祥服亦當用白何疑

答洪直弼

網巾

網巾白黑懸雜造沙翁雖言之而恐駭俗難從陶菴說以尤翁書中有懸亦可布亦可之文為言然則雖用懸造者而飾以白布恐亦無妨

答金宗善

布帽

丘儀孝巾本是承喪冠之物祥後既去喪冠則孝巾非所更施也不如從俗用布帽帽子頭銳固難單着而疾病時則不得不用之燕居時亦着白笠何必別造冠也

答金宗善

大祥後着布帽雖是俗制而用之亦可蓋長着笠子

或有不便時以帽代巾恐亦得宜 答洪直弼

婦人祥服 父在母喪心喪服并論

大祥後婦人服色鴉黃青碧與純素備要兩無可否禫祭條不言婦人變服者從男子故也大祥雖從家禮鴉黃青碧豈無禫月之變禫祭當即吉如男子鴉黃青碧之外亦當有吉服衣裳矣至於父在母喪祥後從家禮用黻則禫月無可變之服此固可疑然今既從五禮儀用白何必論此乎婦人心喪服色世多用玉色衣裳比鴉黃青碧為淺淡故耶然則婦人於姑喪心制不用青碧用玉色耶 答洪直弼

告祝之節

子侄大祥以祭文代祝當否

前輩於子侄大祥以祭文代祝文必是主祭者之事尊兄則有異只是為穉孤攝行者也不可以祭文代祝文若然則祭文中亦將用孤子幼未將事之語耶此愚之所未曉也 答俞漢雋

祔廟

祔廟告辭當在大祥前一日 告辭式并論

祠堂告辭即前期一日而告也非待晨後行祀之後也以大祥條註不可不先告祠堂之文觀之先字是

前期之謂也 答金宗善

大祥祔廟告辭禰位既在於列書中而茲以下連書先祖妣不書於極行者似不安然此處壓尊之義較重斟量兩端低一字書之以為通變似得宜○更思之低一字書之似為苟簡書於極行無妨 答徐有曾

考位祔廟之節 妣位并論

父喪大祥入廟前一日當以酒果告于祖廟而母先亡者於妣位不必別告耶此一節備要不言當何以為之妣位方祔於曾祖妣之龕以祔位無祝之例雖不別為告辭而酒果則當與曾祖正位一體同設耶

母先亡入廟方在東壁西向之位而父喪入廟亦東

壁西向則 祥後祫前則如此 考位當在妣位之右右邊甚狹

妣位當東壁之中故也 妣位椅子稍移于左邊為宜耶 左亦從神位言

東壁終難容兩位則抑因地形考位奉以西壁東向

亦似無害否 與金三山齋履安

大祥入廟禰位既在正位而祖妣位猶奉於東壁以尊卑之序似為不安若用沙翁說因丘禮直祔父龕之文則祖妣直祔祖考位不必用東壁之制然沙翁說下有或曰云云欲姑祔祖妣龕俟祫配于父以存古禮餘意沙溪以為更詳之未知將何適從也然愚

意雖已入廟而猶處東壁蓋歸重於祔祖而有漸次趨吉之意雖姑奉東壁不必以尊卑之倒次為嫌終若以為不安則用丘禮及沙翁說行之之外無他道

矣答徐有曾

祔于考龕即丘儀而備要按註欲從之然其下又載或曰以下說而曰更詳之愚意或說且祔於曾祖妣為近古意云者誠是故欲從之須用東壁之制如哀所示似宜答金宗善

祔廟一欵年前人有以此來問者愚答之曰禰位既在正位而祖妣位猶奉於東壁以尊卑之序雖似不

安大祥入廟而猶奉東壁實歸重於祔祖而有漸次趨吉之意則祖妣位之在於禰位下乃理勢之自然也不必以尊卑倒次為嫌矣不知其家處之如何也尊高祖位既出而在別廟則新位之祥後祔於別廟恐未妥當蓋祥後祔廟以吉祭時當入之廟為主則捨當入之廟而就別立之廟似涉無義如哀家所值當用小記無祖則祔於高祖之文尊祖妣位祔於尊六代祖妣不遷之位未知如何無論祔祖與祔於高祖只從尊位說則祔位之東壁西向義甚謹嚴哀所謂以尊居卑之嫌終不可拘也然如欲從丘儀直祔

父龕而兩窓櫝狹小難容則兩窓櫝姑爲去之使龕中足容兩位坐式而以新位奉祔亦似爲宜但以禫月吉祭猶未配祝文考妣異板之意觀之雖已奉祔考龕猶未合櫝而吉祭前朔望節日同享一卓殊涉未安以兩卓各享爲當亦須以此商量也

答金宗善

存古禮似當

答洪文榮

祔廟一節丘儀終非古禮不必從亡者祖妣之位旣在廟中祔祭亦已設行於其位則大祥入廟時告辭當用祔於曾祖妣之文入廟後神位東壁西向爲宜

答俞鳳柱

三年喪畢後祔遷之節朱子答李繼善書果與家禮不同然沙溪先生之撰備要也撤几筵祔廟則從家禮之文在於大祥之後改題主遷遷則從李繼善書在於吉祭之時蓋於朱子前後兩說斟酌折衷而用之者也其用意宛轉參合古今深得損益之義愚嘗謂此禮載之備要行之已久後人只得依此遵用不可一朝遽然捨之而特行古禮必於祔後始爲入廟

也平日所見得如此故向時與金城甫論并有喪者前喪祥後變禮只論禘前合禘之失而初不從頭理會者此也尊兄之以愚說爲有未備誠是矣然古禮旣不可遽從則何可預慮變禮之難處以爲繼高之宗無窒碍之道而近捨備要遠取古禮乎若如此則恐涉犯手勢之嫌而易啓役文之弊豈非未安耶禮有古今異宜似不可徒泥於古未知如何同龕各奉不如姑耐東壁來示儘然而人家或有以祠堂狹窄東壁無可安處故爲同龕蓋不得已也此則拘於事勢不必深論矣

答任靖周

大祥耐廟之節尊宅廟制龕中甚狹故旣用東壁西向之文則雖在新主當入虛龕之南姑不奉安於正位則實無躋入之嫌只得因地形而已何必深疑乎家禮無禘祭大祥直爲遷主而朱子晚年定論以耐與遷爲兩項事祥而撤几筵耐于祖廟俟禘祭而遷故備要從之家禮舊文今則難行矣大祥後仍留几筵沙溪以爲乖禮斷不可爲也來示必欲於大祥耐廟後行安神之祭此則似無可據之文

答金基有

將用中一之禮祠堂及別廟告辭

耐廟一節當初耐祭恨不能直用中一而耐之文以

致此嫌碍之端也。祔祭則行於尊高祖妣位，祔廟則祔於尊六代祖妣。誠似參差，然禮到變處，何可以常規論乎？其在權宜之道，惟當如此行之而已。兩廟告辭措語甚難，第此製呈幸裁用如何。

答金宗善

各位列書之下曰：茲以先祖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廟而以顯高祖妣某封某氏神主出在別廟，不得祔於顯高祖妣將用中一而祔之。文祔于顯六代祖妣某封某氏，不勝感愴，謹以酒果云。

右大祥祔廟告辭

顯高祖考妣列書之下曰：今以先祖妣某封某氏

大祥已屆禮，當祔於顯高祖妣，而以顯高祖妣神主在別廟，不得奉祔。將用中一而祔之。文祔于顯六代祖妣某封某氏，與當初行祔祭于高祖妣之義不同，係是變禮。當陳事由，謹以酒果云云。

右別廟告辭

父在母喪，祥後不入廟之非

祥而不為入廟，大違禮意。先廟本不行朔望，參者新主祔後一體不行朔望，理勢然也。何可因此而必欲行朔望，仍奉於几筵耶？支子之奉安別所者，朔望哭行之節亦非可旁照也。情雖無窮，禮則有限。父在壓

屈之義至嚴且重何可爲此苟且循情半上落下之事耶國初及中葉間人家蓋多有父在母祥而不撤几筵仍行上食者矣其後儒賢輩出禮文大明舊俗變而從禮無復以此疑問者故謂儒先文字中不見耶然考之南溪說杖期條答鄭泣之問則大畧可推而知矣祥而不耐廟既失之於前今爲善後之道莫如於禫前一日措辭告由於先廟及新主追行入廟之禮翌日曉奉出新主行禫祀於靈座故處爲宜

景俞

祥後諸節

入廟後不設殷奠

朔望節日并論

喪制既盡於九月之限則第十月之朔似不可行殷奠愚意先入廟而後行茶禮爲正至於別設奠終近情勝亦涉義起不敢質言

答吳熙常

祥後祫前朔望及節日小祀與祖位同行於廟中則何謂其間一不祭乎既曰且耐則與躋入不同必設祭以存安神之義亦涉過當如開元耐祭等禮恐不宜拖引蓋古今異宜不可泥也

答金基有

祥後奴僕服色

祥後奴輩白氈笠近之而許多奴僕有難盡着則黑

氈笠白纓亦無大害矣

答金宗善

禫祭

告廟之節

禫祭既不用卜日之儀則不必於前一月告之只先

三日告期為宜

答洪義宅

禫祭卜日雖不用環珞告由則固當行於前月下旬

而但其間日子甚多其事故難知以此人家例於前

三日告之此似為簡便未知如何前一日則太促矣

答金宗善

變服之節

參祭者服色并論

行禫祀時當以吉服行事而祭訖還着微吉之服所

謂微吉亦是漆笠白袍黑帶非指黻色俗有用黻色

笠帶者非是

答三從弟能源

禫後黻笠帶即與心喪服色同則何獨於巾而為嫌

耶然用黻巾稍存其辨亦似無妨矣

答吳允常

祭時吉服即漆笠青袍黑絲帶祭後還着微吉之服

即麤黑笠

亦漆笠而稍儉者

白袍帶則鴉青三升布縫用

答族

周姪宗

近來人有為黻布笠黻布帶布直領者而與心喪服

色相混大不可

答族姪宗周

禫祭祭訖服微吉一欵自是禮家一訟蓋古今衣制絕不同而混并論之故每不合而所行有異同其一則禫祭着漆笠青袍黑絲帶爲吉服祭訖着漆笠白袍白絲帶或三升鴉青帶爲微吉之服其一則禫祭着漆笠白袍黑絲帶爲吉服祭訖着黻布笠黻布帶白袍或白直領以爲微吉之服此所以有異同也就二者論之前者爲是而後者未是蓋雖欲以黻布笠帶爲微吉之服而黻布笠帶實是心喪服色謂之微凶之服則可謂之微吉之服則不可嘗聞農巖先生以禫後用黻布笠爲非禫祭訖仍着漆笠云矣

答金宗善

禫吉之祭家人叅祀者當衣青帶黑何疑

直洪答弼

出主無告辭

禫祭出主告辭家禮備要無之而惟丘儀有之然當從家禮不必從丘儀蓋大祥已入廟而禫時還奉故處行祀則猶存喪祭之義故無出主告辭不必以昧然爲嫌也

答俞漢雋

告祝之節

祝文

禫祭祝當仍用日月不居奄及禫祭夙興夜處等語如備要至於禫祭有期追遠云云儀節之文不必用

答三從弟能源

禫祭祝當稱孝子不可稱孤哀答三從弟能源

哭泣之節

經大祥後禫祭哭當以常時哭哭之答洪直弼

無當禫者不行禫祭

庶嫂喪既無當禫者禫祀何論答趙鎮大

禫後諸節

禫日子弟行素之非

禫即吉祭子弟似不必行素禮云禫而先飲醴酒先食乾肉則禫之日雖主人亦不當行素耶抑禫亦有

哭泣之節其日則猶不忍即進酒肉耶愚未的決尊意如何前期行素在子弟似為過矣答吳允常

禫後飲食之節

禫而始飲酒食肉然未忍遽進美厚之味故酒必先飲醴肉必先食乾蓋飲食之節復常亦有其漸也非謂終禫月飲醴食乾必待吉月而後始進清酒濡肉也若謂必待吉月則禮之立文當日禫而飲醴酒食乾肉必不下先字如何答洪直弼

從御復寢之辨

雜記所稱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或是御與寢有間

耶御是旁侍之謂而寢是衽席之謂耶然禮曰終喪不御於內御字與寢字未見其不同甚可疑禫而從御古禮雖如此當以吉祭復寢為正耳

答金宗善

禫月吉祭而猶未配即士虞記文而見於備要吉祭條小註禫月雖行吉祭而復寢必待來月從前得見於一禮書中而病昏記不得未詳為誰說然後月少牢配之前則復寢猶似未安矣

答或人

禫月行吉祭者赴舉之非

愚於吉月前赴舉一節欲從禮疑從厚之義而恐亦易以致訟須使當之者博詢而量處焉

答或人

吉祭

禫月吉祭

禫月值仲月則是月內當行吉祭何論常時正祭之行不行耶若於吉月行祭則當用初丁矣

答三從弟能源

改題之節

新主前不設酒果

吉祭改題時設酒果於當改題之位新主前不設酒果尤翁有所論當從之

答三從弟能源

告辭

祖考妣位未合櫛之前祖妣位猶是祔位不可與最

尊位列書別爲一版以告而茲以下依原告辭書之

答族姪

宗周

維歲月日干支孝子某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茲以先考某官府君喪期已盡禮當遷主入廟顯妣神主今將改題不勝感愴謹以酒果云云

右母先亡父喪畢後妣位

改題告辭○考位則不告○答三從弟能源

行祭處所

雖無正寢若有廳事則可奉主出就行之而廳事亦無則祠宇內仍行亦何妨

答族孫朋壽

出主告辭

吉祭出主告辭今以某親喪期已盡一句非但換改本文爲未安與前改題告辭爲重疊亦不必然愚意則依本文以遞遷免喪書之而直書新位於各位之下某親耐食之上敢請下只曰神主出就似可

答任靖周

盛意之不書新主於各位列書之下而書之於敢請之下者亦以有祭五代之嫌而然耶然則敢請之下與有事于下果有分別而稍免其嫌耶是未可知也

答任靖周

吉祭出主告辭中遞遷二字非繼高祖之宗則改以合享有陶菴祝可從也合祭祝昭穆繼序之文亦當

不用矣 答洪文榮

新位出主告辭

吉祭祖廟出主告辭依備要書之而新位無出主告辭似是文不備處當別為告辭此有尤翁說錄于左

答洪文榮

孝子某今有事于顯考某官府君敢請神主出就正寢

禫月吉祭待後月合櫛之節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而後月小牢配禮有其文故待吉月朔日設酒果始為合櫛人家通行之規也祭後

合櫛之後似是後月之後矣 答三從弟能源

來朔合櫛之節吉祭之祝既告以將配之由則似不必更告矣 答三從弟能源

繼母在父喪畢與前母合櫛

有繼母者父喪畢後神主與前妣合櫛無疑蓋繼母在而葬父與前妣合窆合窆與合櫛其義一也 答徐有曾

考妣位合櫛後行合祭之節

合櫛別無告辭其日曉奉主就正寢後合櫛而仍為行時祭祭時祝文即備要所載合祭新主祝也承重孫則原祝中顯考顯妣改以顯祖考顯祖妣 答或人

期大功親主喪者除服踰月合禭之義

來日合禭果似有遽然之嫌待來月朔日合禭其或可耶當合之月云云恐涉拖長非本服用期九月之意心喪人當除之月即吉之例亦非可引於此者未知如何此係變禮大節目非可猝次勘定者恨未預講也然姑用未配之例以俟徐徐更商無妨禫月吉祭而猶未配者蓋哀未忘之意而似無他義矣入廟日合禭終似無漸次故朝者面對時有行時祭之家則當因時祭合禭之說矣尊宅既未行時祭則來月朔日行祭時合禭似最得宜

答吳熙常

埋祧主之節

墓側告辭及長房喪葬前埋主并論

祧主既在庶族之家而於新喪為代遠則葬前似無不可行埋安之義而自喪家主張則實多難便之端亦無以行告埋之祭姑俟葬後行之無妨

答李載毅

祧主埋安行於新喪之葬前葬後皆無不可故曾以兩端告之矣今聞欲行於葬前云果無難便耶長房家吉祭合祭祧主祝有百拜告辭之語則奉往墓所時不必更告至山下奉祠板於幄次後臨埋時設酒果以告曰今就墓側奉安神主永訣終天不勝感愴敢以清酌用伸虔告又告于當位墳墓曰今以祧遷

親盡將埋安神主于墓側開破塋域不勝感愴謹以清酌用伸虔告

當墓告由尤菴南溪皆以為當行矣

埋安時子孫之一

哭陶菴已有所論當從之

答李載毅

祧埋時再告恐似煩瀆且吉祭合饗祧主時既有將埋于墓所百拜告辭之語則更以酒果告將遷之由豈不為重疊耶此南溪說所以與栗翁不同者也然則自廟中將就墓上時不必設酒果告由至山下奉祠版於墓側以酒果奠告告辭則用栗翁所製臨埋告辭而潔地二字嫌同於兩階間改以墓側似宜告墓由則尤翁說實合情禮南溪亦云不可闕也但告

墓措辭永訣終天似不襯依來示以開破塋域為辭無妨頭辭當日今以祧遷親盡將埋安神主于墓側開破塋域不勝感愴謹以清酌云云未知如何墓上設幄次固無不可而墓下如有齋舍則奉神主於齋舍行墓前奠告之節為宜量處焉

答洪秉殷

居喪雜儀

喪中入廟時布帶當否

喪中入先廟之制沙翁以為別具布帶此果通斬齊而言耶雖曰壓尊斬衰絞帶換麻為布得無不安否以練時布帶觀之八廟時布帶似亦無害耶

答任靖周

父喪中哭母墓當否

新舊山所處不同則舊墓省時似不當有哭泣之節
明文粹難考然問解既只許合窆處哭泣則各葬處
可知也如以情不可抑則省舊墓時哭拜亦似無害
而行節祀時則不可哭耳

答趙鎮大

父兄前輯杖

禮有杖輯而不拄之文父兄之前輯杖似宜

答洪直弼

非吊客迎送不哭

非吊客則迎送之哭似為過禮

答洪直弼

喪中不見日月之過

自稱罪人并論

此雖以罪人自處之意而不見日月豈非過乎曾聞

長老之言以喪中自稱罪人為非矣

答洪直弼

喪中有病上食替哭

使人替哭而只焚香斟酒行拜禮亦不害為從權之

道也

答洪直弼

喪中有病只參朝夕哭

喪中有疾既不能盡行六時哭則與其只參上食而
不參朝夕哭寧只參朝夕哭而不參上食常時侍食
則或不能而晨昏定省不可廢之誠如來示矣

答洪直弼

葬前喪人夜處房堦

喪禮

望

今人氣稟不如古人遠甚何可執禮太泥以生疾病
答洪直弼至於危身乎夜則入處於房埃亦從權之道也

喪中飲食從權 從父命并論

朱夫子嘗勸人之喪中有疾者作肉丸服之此意甚

善幸望試之 答洪直弼

當從父命不可任情況禮有薑桂之滋之訓耶 答洪直弼

喪中內外之限

喪中祭奠時夫婦或相對面雖不得避然非祭奠時則不可相見以禮所云非時見于母也則不入于中門之意觀之則內外之限至嚴不可不慎也 答洪直弼

喪中被謫告几筵

禮有有事則告之文則喪中赴謫者臨行告于靈筵而哭辭似當 答金彝行

喪中被謫遇練祥日變除 謫中望哭設奠并論

喪人謫中遇練祥而若無許由歸祭之令則變除於他所雖甚痛缺勢不得不然喪人是主祀者則靈筵行祭使在家之子弟攝告行之無子弟則親屬亦可

答金彝行

謫中居喪望哭設奠之節南溪有二說一則以為只行望哭一則以為朔望設奠不至害義前說似長依

晦齋所行恐宜

答洪直弼

衙舍奉几筵

公廨不敢哭泣宋時法令也今之縣邑衙舍先輩謂之私室許其哭泣行祭然則几筵似無不可奉往之義而此係法典猶有未詳須問近來通規而決之如何衙舍中當行哭泣尤翁與寒岡說皆然

答洪直弼

東軒固是政事堂而內衙則謂之私室可也守宰既奉家廟於衙舍忌祭哭而行事則几筵奉往似無所拘未知如何

答洪直弼

父母喪無祭文

喪言不文親喪豈有祭文乎祖父母喪即正統服也去親喪不遠矣故農淵二先生於同樞公喪無祭文

答洪直弼

居喪誦讀講學之節

重服葬前誦讀并論

禮書讀法次第先讀家禮以及儀禮沿流溯源亦是一道理也然以檀弓大功誦之文觀之期服葬前雖禮書讀誦如平時恐似未安至於居憂之人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云者其曰讀非必作聲伊吾也此讀字以詳閱之意看似穩矣然則此不足為重服中未葬讀書之證也

答洪直弼

朱子葬前從師則學之爲急可知也故朱子嘗云不以事忘哀亦不以哀廢事此乃正當節度也喪中雖曰讀禮亦當讀書但不讀詩經耳講禮讀經俱不可廢

答洪

直弼

喪中讀喪祭二禮之外他經書亦許讀之蓋不欲以哀而廢學也然所謂讀書者自讀之而已不可與人講論耶講論則言語書牘易至張皇雖經義質難異於問禮無或近於自同平時之嫌耶禮曰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古禮居喪之嚴如此喪中與朋友講論往復似於此訓有違未知如何曾聞朱子送子受學於

呂東萊廬次陸象山以爲未安夫豈非禮而朱子爲之哉居喪授徒既無害於禮則與人講學宜無不可

幸商教之

與任靖周

聞欲致力于禮書甚善依朱夫子訓禮記兼儀禮讀篇次先後亦依大全所載讀之無所不可然以古人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之意觀之則如士冠禮婚燕射飲等篇似非其時未知如何不必拘耶樂記無異樂章決不可讀至於四書中引詩處不必廢只低聲讀過無妨喪中讀書不可修好音聲亦有朱子之

訓矣

答金宗善

近齋禮說

卷之四

喪禮

器

喪中不作閒謾文字

喪中作詩梅聖俞事曷足道也喪言不文家狀及書札之外閒謾文字不可作

答洪直弼

喪中行狀祭文外他文字不可作祭文胡籍溪曰不

押韻做

答洪直弼

喪中出入

喪中出入非不得已事則不可而至於戚大母之情義同於外祖母而篤老之年欲見則暫為往見何害也

答舍弟

喪中不弔人

喪中吊人之喪則忘已之哀也其可乎禮曰異姓則

雖隣不往

答洪直弼

喪中改名

改名一欵雖喪中如以犯諱或與人同名有不得不改者則何可拘也然若不甚急則待終制後為之似

當

答洪直弼

近齋禮說卷之四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